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诗经·关雎》英译研究

李晨曦

成都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844

摘要:《关雎》作为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诗经》的开篇之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位置, 其译介更是受到诸多译者的关注。本文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指导, 从其中的“三维转换”视角出发对《诗经·关雎》许渊冲英译本进行研究。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诗经·关雎》; 三维转换

Studie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bout *Cooing and Woo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in Eco-translatology

Li, Chenxi

Chengdu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844, China

Abstract: *Cooing and Wooing*, serves as the first song of the oldest Chinese literary work, *Book of Poetry*, holding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trajec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ttention has been drawn by many scholars in the translation circle to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of *Cooing and Wooing*. This study is guided by Professor Hu Gengshen's Eco-Translatology theory and examines Xu Yuancho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oing and Woo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Cooing and Wooing*;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DOI: 10.62639/sspsstr37.20240103

引言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部诗歌集大成之作,《诗经》汇聚了西周至春秋五百多年间的诗歌精华,按照用途和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共计三百一十一篇,简称“诗三百”。其内容十分广泛,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贾太宏, 2015:2),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被奉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为中国传统诗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意义深远。

《诗经》不仅思想内容深广博大,而且艺术成就卓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开创了赋、比、兴的创作手法,为后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范例(贾太宏, 2015:3)。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广泛传播,作为重要的文化代表,《诗经》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出现了产生于不同国家、年代和文化背景的二十多种英译版本。自21世纪初生态翻译学创始以来,众多译界学者在生态翻译学理论视域下开展各自不同的课题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今生态翻译学不仅成为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宏大领域,更是一个当代翻译研究充满活力的新增长点(何刚强, 2022:16)。因此笔者选取《诗经·关雎》许渊冲先生英译作,在生态翻译学理论下,探究“三维转换”在古代诗歌翻译领域中的应用,以期对相关文本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

一、《关雎》内容简介

《关雎》是《诗经》中的第一篇,出自《诗经·国风·周南》,是一首优美真挚的四言情诗,展现了一段古代青年男女纯真动人的爱情故事。此诗首节以雉鸣鸟的相向合鸣声开篇,传递出一名男子对一位贤良美好的女子的倾慕向往之情;接下来两节则生动描绘了男子为了追求淑女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情景,流露其“求之不得”后日日夜夜、绵绵不断的相思之情;最后两节描写了男子费尽心思弹琴鼓瑟来亲近和取悦心仪女子。全诗情文并茂,将古时人们对纯洁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又体现了对礼仪和道德的尊重;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语言优美,内涵丰富。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运用生态理性特征、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学进行综观的研究范式(胡庚申, 2013:11),由我国知名学者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是一种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主导下新兴的翻译研究理论,讲求“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翻译即生态平衡”(胡庚申, 2021:175)。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石,产生于全球性生态思潮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之下,根植于“以人为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胡庚申, 2008:12),生态翻

(稿件编号: SSTR-24-3-F001)

作者简介: 李晨曦(2003-),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英汉语言对比,英语语言学。

译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以生态翻译学的独特视角和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胡庚申,2008:11)。

“多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方法,其重点在“三维”转换上,即在“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13:235)。“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语言形式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进行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则要求译者注重阐释、传递双语文化内涵,关注文化间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站在译语文化的单一立场上曲解原文。这就需要译者在执行原语言转换过程中,同时关注其适应目标语言所属的文化体系。“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原则强调双语交际意图转换的适应与选择。译者在进行文本信息转换和文化内涵传递之外,需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致力于跨文化交际中信息的准确传递(胡庚申,2011:8)。

在生态翻译学的视阈下,译者的翻译实践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简单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这要求译者不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的转译,更要深入到文化层面的互译。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必须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和语境,综合考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思维方式,以及这些思维方式在语言表达中的具体体现,确保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和意图。此外,译者还需深入挖掘原文和译入语文化中的内蕴意涵及交际意图,通过对这些文化细节的敏感捕捉和精准理解,调适文化差异,运用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以确保翻译作品不仅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义,更能够有效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和交际功能。这种翻译实践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原语言和目标语言文化的有机融合,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从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共融。

三、“三维转换”视角下《关雎》英译分析

本文研究对象译本出自我国当代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之笔。作为中国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许渊冲主张“三美”翻译原则,即“意美、音美、形美”。在其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诗经》全英译本中,《关雎》是译诗“三美兼备”的典例之一,具有重要的美学和学术价值。

(一)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由于中英文语言表达存在很大差异,“语言维”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原诗的语言

风格和韵律,传达出原文的遣词造句、句式结构、行文风格等(聂柯,2024:107)。为真实再现原诗的语言特色,译者应当深入把握诗歌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从而确保在译文中忠实反映出原作的语言韵律和艺术美感。

诗歌标题“关雎”意为“关关和鸣的雎鸠”。“雎鸠”是一种水鸟,传说它们雌雄形影不离,象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关”即“关关”,是象声词,指雌雄二鸟相互应和的叫声。许渊冲先生运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将标题译为“Cooing and Wooing”。“cooing”指鸽子的咕咕声,也可指对所爱之人的轻柔低语,巧妙地表达了诗歌“爱情”的主旨;又与“wooing”押尾韵/In/,读起来顺口轻松,富有节奏感。该译本准确地传递了原文本信息,又体现了中英文诗歌语言的韵律特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则译为“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 A fair maiden he loves.”。“窈窕”形容女子文静美好的样子。其中“窈”意深邃,喻女子心灵美;“窕”意幽美,喻女子仪表美。许译本中将“窈窕”译为“fair”,很好地表现了女子“内外兼美”。诗歌第三节“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意思是:绵绵不断的思念,叫人翻来覆去难入眠。此处“悠哉”一词在诗句中的反复吟咏,突显了相思情绪之深切。许渊冲译成“So deep in love, so deep.”“悠”对应为“deep”,从而衍生出“悠”的深邃内涵,精准捕捉并还原了原作诗篇中激荡的情感深度,并且符合其重章叠句的特色。另一方面,“deep”与上文的“asleep”采用了押尾韵/p/的修辞手法,让英语读者同样能品鉴原作音韵之魅力(王轶,赵文佳,2023:157)。“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在许译本中被处理为“O lute, play music bright”,“O bells and drums, delight”,展现了隔行押尾韵的手法,使原诗句式结构工整的特点得以有效还原,在形式上忠实再现了《关雎》的韵律之美。

《关雎》许渊冲译文与原文形式做到了基本一致,全文共五节,每节含四行。由于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以“形合”为主,汉语则以“意合”为重,所以通常需要用多个英文单词来解释一个中文词汇,这让在不损失原义的条件下使译文与原文的字数相对应成为了难题。为了让译本在句子长短、句式对仗方面尽量贴近原诗,许渊冲先生将部分句子翻译为四个英文单词,并且保持每行中的四个小节长度基本相同(王轶,赵文佳,2023:159),很好地再现了原诗句式极为工整的形式特点。在许译本中,单音节或双音节的短小单词使用较多,遵循 abab 韵式,并且在第四、五节押相同的韵脚;行间韵的使用也是该译本的特色之一,如“riverside”“night”“bright”“bride”等;众多头韵像“youth”“yearns”“sweet and slender”“feast”“friends”的灵活运用生动体现了文本之“音美”。除此之外,还有“sweet and tender”“here and there”“left and right”

平行结构(吕天平, 2022:523)。上述许渊冲先生在文本语言表达维度下进行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使《关雎》的节奏韵律特征、形式风格美感得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其匠心精彩之处值得译者后辈学习和效仿。

(二)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传递,则要求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在翻译过程中具备文化意识、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文化洞察力,以便准确把握原语言文化与目标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系。此外,译者还应掌握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翻译的准确性,也有助于增强翻译文本的文化感染力和说服力。为保证顺利实现信息交流,译者需努力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致力保护两种语言的文化生态平衡与和谐(胡庚申, 2013:237)。

对于“雎鸠”的翻译,许渊冲先生将其处理为“turtledoves”,即英语中的“斑鸠”。雌雄斑鸠鸟一经结合,便从此形影相随,无论晨昏寒暑;它们比翼双飞,互相厮守。因此斑鸠在中西方文化中皆具有爱情永恒忠诚的意象。同时,“turtledove”也有“情人”的意思,一语双关,充分展现了雎鸠对爱情的忠贞以及诗中主人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朴素而浪漫的爱情观,成功实现原语文化内蕴的传递。“君子”原指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或贵族男性,强调其地位之高。后来,“君子”用来指品德高尚的人。如今,人们通常形容有道德、有修养、有学问的人为“君子”。许渊冲将其译为“good young man”,即品行好的年轻男子,既符合了诗歌创作时的文化背景,又适应了现代语境下对“君子”的内涵定义,达到了文化层面转换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风”是采集民俗歌谣的诗篇,大部分作品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关雎》作为“风”即《诗经·国风》其中的非凡之作,展现的是民间年轻男女的爱情佳话。因此,本诗中“君子”若是按照原意译成“prince”(王子),其身份便披上了王公贵族的色彩,与原文的文化内涵差异较大,未能实现文化维度的成功转换。诗歌中重要的物象“荇菜”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水生草本植物,叶漂浮水面,茎细长柔软。它在许译本中被英译为“cress”(水芹),释义为“a small plant with thin stems and very small leaves, often eaten in salads and sandwiches”,是西方国家常见的蔬菜。鉴于荇菜和水芹有水生、可食用的共性,译者在此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通过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将我国本土特色植物译为西方常见的水芹(温彭玉, 2022:416),有利于目标语读者更好地接受和理解。“琴瑟”一词,许渊冲用了“lute”,即鲁特琴,也称琉特琴或诗琴。鲁特琴于文艺复兴时期风靡欧洲,与现代的吉他非常类似。这一“文化维”角度下的“文本移植”,是对“琴”

和“瑟”二者意象的整体替换,将中国古代传统乐器合理替换为英语国家读者所熟悉的物品,方便读者理解。

(三)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进行适宜的转换以满足语言交际层面的需要,确保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交际效果得以最佳维护和持续。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着重考虑译语系统中是否准确体现了原语系统中作者的交际意图以及原文本所传达的交际意图,是否传递给了目标语读者(胡庚申, 2013:238)。

以诗歌第三节其中的两句翻译“His yearning grows so strong”、“He tosses all night long”为例,“yearning”意为“渴望,向往”,其动词形式“yearn”用以描述对不易实现的事物或难以如愿的情况产生强烈渴望的心理状态,情感程度深;而且这种欲求之下同时常隐含着忐忑、焦虑和苦涩,可谓是精准地表现出了两层涵义:诗中男主人公深陷爱情无法自拔的狂热;双方身份地位、礼仪道德规范下的尊重和情感节制。让读者也同样感受到“君子”爱之深、求之切,促进原文及作者的交际意图得以有效实现。在许译本中,“窈窕淑女”先是被译为“fair maiden”,即美丽贤淑的女子;而随着诗歌所呈现的故事情节发展,其在最后两节中被译为“bride”(新娘)。这一译法的转变,使读者直观地体会到“君子”从爱慕追求“淑女”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过程,加强了读者对诗歌内容的理解,更好地传达了译文的交际目的。对于“参差荇菜,左右芼之”一句,许渊冲没有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而是译作“Feast friends at left and right, with cresses cooked tender!”,意为左右两侧宴请朋友,享用炒得鲜嫩的水芹。此句意译展现了男子终与心爱淑女喜结连理,精心挑选荇菜进行烹煮,在成婚时邀请朋友邻舍进行享用的情景;与读者分享收获爱情的喜悦欢欣。让人们在品读译文时,更容易产生与作者思想和原文表达的同频共振,达到较为成功的跨文化沟通效果,实现交际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四、结语

中国古代诗歌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底蕴,是国人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世界了解和探索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来源。作为古典诗歌瀚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诗经》历来是中外学者进行典籍和文化研究的焦点之一,是译界进行翻译研究和实践恒久的经典。不断充实和发展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为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基于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理论,本文分析了《诗经·关雎》的许渊冲英译本,为相关文本的翻译研究展示了新思路;研究同样表明,生态翻译学中“三维”转换原则对指导古典诗歌翻译具有实际意义。身处“增强

国家软实力”的时代大背景下, 译者需要关注翻译生态环境, 综合考虑语言表达、文化内涵、交际意图这三个层面信息的转换与传达, 努力做到“译好中国诗歌”, 为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 [1] (西汉)毛亨, 毛萸著; 贾太宏主编. 诗经通释 [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5. 10.
- [2] 何刚强. 生态翻译生机勃勃, 学术大树频长新枝——生态翻译学研究十大趋势识 [J]. 上海翻译, 2022 (01): 16-21.
- [3] 胡庚申著.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0.
- [4]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与国际发展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51 (01): 174-186.
- [5]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 中国翻译, 2008, 29 (6): 11-15.
- [6]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 [J]. 中国翻译, 2011, 32 (02): 5-9+95.
- [7] 聂柯.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古文观止》译本研究 [J]. 今古文创, 2024 (07): 107-109.
- [8] 王轶, 赵文佳. 视域融合视角下《关雎》的英译本对比研究 [J]. 关东学刊, 2023 (03): 154-160.
- [9] 吕天平. 理雅各、杨宪益与许渊冲《关雎》译本分析——兼论中国经典外译问题 [C]. 见: 四川西部文献编译研究中心主编. 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 (11).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 2022: 528-534.
- [10] 温彭玉.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许渊冲《关雎》英译研究 [C]. 见: 四川西部文献编译研究中心主编. 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 (11).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 2022: 419-423.